

◆ 安庆地理

戏校南路的故人故事

鲁令琴

戏校南路，是黄梅戏学校边上的一条路。千余米长的小街，不长，不宽，从这头走到那头不过一刻钟。

今晚，年轻人陪我走进久违的戏校南路。昔日热闹非常的商铺如今除了灯光依然璀璨，人流量大幅度减少，隐匿在高树杈里的路灯给地面洒下星星点点的光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，甚至，那斑驳生锈的卷闸门，都是往事。

集贤堂，一个专营书画帖本、纸笔墨砚的商铺。第一次来这里买字帖，应该是已故的马东升先生指路的。在安庆小城，这个店的字帖品种多。那个喜欢抽烟、说话嗓门大、写字专注的店主先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们用心在这里寻找“南国米线”，寻找那块赭石色黑体字的木招牌。

南国米线店是一个居家的房子做成的店面，面积不大。她家的用蓝底色白蜡染的门帘和店员的围裙有着南国的风情，颇有些文艺气息。店主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，很瘦，个子有一米六朝上，皮肤黑黑的。每次我来吃米线，总见她嘴上叼着烟。她家米线有嚼劲，清爽，肉片或者牛肚子丝放得多，舍得给你吃。还有，酸菜也好吃，虽然有红辣椒细末掺拌，一点儿也不辣。若是想吃辣的，桌上小瓷罐里放有自制的辣酱，上面浇着厚厚的油，据说是经过高温炼制的，放多长时间都不腐。有次，我们四个人吃了七个米线煲，付账时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一个大人，三个女伢，七个煲怎么吃下去的！

左拐进去，就是胡静曾经工作过的黄梅戏三团及其宿舍，隔壁是黄梅戏艺术剧院。很久很久没有来，几条小巷我们反复确认，最后认定是中间这条巷子。因为它和南国米线店很近，巷口是一个水果店。南国米线店的招牌没有了，关闭的卷闸门生锈了，曾经的女士不知道安泰否？

安庆黄梅戏三团原是安庆市黄梅戏剧团青年队，在安庆黄梅戏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生旦净末丑，行当俱全，大多是文革前的学生，戏校教授他们的老师都是有成就的名演员，尤其是武功教授都是京剧界有名望的老先生。他们在戏校真的学到真功夫。仅“杨门女将”一部戏，演员就把全行当的演技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以为，至今黄梅戏舞台上无人超越，也不可能超越。

黄梅戏艺术剧院门口有一个值班室，值班员姓杨（真的不应该把她的名字忘记了），文联杨凡生老师的妹妹。有次我送稿，恰遇大雨，她让我在



伴月归 石小红 摄

里面坐坐，端茶倒水，令我甚是不安，后来只得请她到隔壁三团宿舍胡静家为我取一把伞，她二话不说，撑起伞顶着风为我跑了一趟，身上的衣裳全让雨打湿了。

因为和《黄梅戏艺术》杂志编辑黄旭初、何成结、洪中为结缘，我成了常客。那个年代的编辑与作者纯洁友善、相互尊重，这都成了美好的记忆。我的数篇稿件刊登在杂志上，每一篇习作都凝聚编辑老师的心血，编辑和作者干净的互动至今看来同样很难得可贵。

胡静每年初二必须让我一家人来她家吃饭。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什么呢？那就是聪明人干什么都是有悟性的。很早前，她不会干家务活，奇怪的是，她干家务活就是棒。炒肉丝那道菜，酱油干子切得细如丝，肉丝也是切得像机子加工的，不像我把菜丝切得像棒槌。她做的炸酱特别好吃，微辣里带点甜，所有的配菜切成小粒子，有观赏性。她还有一个习惯：饭菜做好后，朝沙发上一靠，嘴里还咕哝一句：“哎呦，我的个妈妈耶！”当年这个武汉小女孩到安庆学唱黄梅戏，几十年间把安庆的口头禅用得比安庆人还安庆！

◆ 边走边看

茶马古道

金良元

出云南的白沙古镇，招了辆出租车。车开动了，司机说白沙古镇和束河古镇都差不多，看一个就行了，不如换一个景点逛逛，说着便又说：“不如去茶马古道，也好体验一番古时马帮的生活。”说到茶马古道，我身边的老头儿兴奋起来，这时他应该满脑子都是电影中的镜头：陡峭的山崖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的马帮，叮叮当当的马铃声从很远的山道上传来。

下午两点的丽江太阳正烈，隔着车窗玻璃，沿途能清晰地看到远处雪山的全貌。我兴奋的喊着：太震撼了！司机便趁势说，前面会有更好的取景点，我会停下来，让你们拍照。

公路上少有车辆，车开出半个多小时了，司机似乎是怕我们失去耐性，便主动与我们搭讪，话匣子一打开，就收不拢了。他是纳西族人，祖先却是浙江人，姓杨。司机说，现在正是旅游淡季，游客稀少，他也是为了两个孩子上学在城里开出租车，等孩子毕业还是回老家看管自己的山林和农田。我身边的老头儿感兴趣的仍是茶马古道以及马帮的故事，司机便掉转话题，说起了他的祖父，也是马帮的后代，在这条古道上，一生有过两次长距离的货运，将这边茶叶、盐巴、毛皮、香料运送到拉萨，甚至远渡重洋去往印度，一去就是三五年。路途经历种种艰险，几年之后，有的带着鼓鼓的口袋回来了，有的客死异乡，也有在当地娶妻生子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他的祖父第二次赶马回来就娶了一个小老婆，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。我问你是哪房的后代，司机笑着说，自然是小老婆这边的了。

车在公路上开了大约一个小时，终于到了马帮的营运处。付了车费，司机掉转头就走了。然而这里并不是茶马古道，去茶马古道，仍需门票，短距离每人180元，骑马大约30分钟，长距离240元，大约一小时路程。我选择短距离路线，用360元买两张门票。转运车将我们带到马场，大约三十头左右的马匹拥挤在一起，空气中有一股马粪的气味。几个年轻的赶马汉子牵着马向我们走来。老头儿便开始退缩，表示他的身体不适宜骑马，赶马人说没关系，会扶着你的，绝对没有任何危险。但老头儿退意已定，却鼓励着我说，好不容易来了，尝试一下吧。我骑上一匹灰白色的小马，在一条水泥路上一颠一颠跛走着。我在问自己，前不见首，后不见尾的马帮呢，陡峭的古道不断传来的铃声呢？

过了这段水泥路，来到一段乡间泥土路上，毒辣辣的太阳底下，空气中阵阵马粪味让人恶心。也许是刚下过一阵雨，泥土路湿滑，感觉身下的马匹也是湿漉漉的。我开始害怕，想着那陡峭的茶马古道上，第一次骑马的我会不会来个“人仰马翻”？赶马人嘴里哼唧着，只管牵着马一直往前走着。不一会儿，看到一块竖起来的石头上刻着“茶马古道”四个清晰的大字，一看就是现代人的笔迹，赶马人说这就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了。马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，立即停下步子，就地啃食着路旁的树叶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茶马古道行就这样结束了。这才想到老头儿的临阵退却，姜，到底还是老的辣啊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埋怨司机从上车就开始的挖坑，同时也感叹着老头儿的“迷途知返”。老头儿说，世界上的事，不管是希望还是失望，不去尝试一回又怎么知道呢？“至少，你还是听到了司机的故事，明白了挖坑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的。”



◆ 闲言碎语

烟火气

郭华悦

一个人，得有多少烟火气才算合适？

白衣飘飘的年纪里，出尘脱俗，不染烟火；到了后来，和年岁一起增长的，还有身上的烟火气。直至最后，整个人沉浸在柴米油盐的烟火中，令人唏嘘。

烟火气这玩意儿，少了，人便显得做作。终日高飘于俗世之上，与世界隔绝开来，不合群也不合流，最后便只能孤芳自赏。要是多了，浑身铜臭，男的三句不离钱，女的一开口就是孩子婆婆青菜鸡蛋，难免招人烦，油腻得可怕。

一个让人觉得有趣的人，一本令人放不下的书，很多程度上都是因为烟火气的比例控制得刚刚好。

一本书，应该有烟火气。俗世烟火，是书中喜怒哀乐的来源。有了烟火气，才能让读书的人产生共鸣。但仅有烟火气，文字不免流于琐碎的流水。一本好书，有烟火气，也得有高于烟火气的东西。烟火之上，总得有那么一些人和事，是超脱于俗世

的。高于烟火气的，是书的精髓；而烟火气，则是书的基本。两者，缺一不可。

一个人，也该是如此。

烟火气，也是地气。一个人的养分，是从烟火气中摄取的。故乡故土，还有故人，是一个人最初的养分来源。从这样的烟火气中，人汲取了足够的养分，身心渐渐茁壮，才能走到外面的世界寻觅另一片风景。

烟火气，让一个人与周边的世界兼容。但人与周边，若仅是兼容，千人一面，也就失去了自己。于是，除了兼容，总还得有点异于旁人的东西。这不同的那么一点儿东西，才让一个人更像他自己。

一个人身上的烟火气，总归得多一点，但再多也不能超过七分。一个人身上那些高飘在上的非烟火气，多少得有点，再少也不能少于三分。七分俗气，三分仙气，一个人的身上，也就同时兼容了俗味与趣味。